前言：不知不觉中，写作《西游情厄传》已经有一年了。粗略一数，竟然写了11万字，与84万字的《西游记》相比，当然远远不如，但是，写这样一部作品，对我个人的文字组织和谋篇布局的能力，确实有些裨益。一年前虽然设定了剧情大纲，但如何能铺陈出这样的情节来，当时心中并无把握，如今的把握则大多了。在此还是要感谢各位热心的读者们。6 y/ ?: k) W; C' D+ C% d# j  
从上一回起，我开始设置了回复可见，那只是因为剧情发展到了中后期，开始有一些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的内容了。日后遇到类似情节，我这边还是会设置成回复可见，请见谅。  
& j+ t) }6 Q/ {: l. ]) u  
& t; `  X  r& j6 p  
****第二十三回  秘宝腾辉  举酒庆因缘        往昔徒忆 报冤计连环****) Y5 f" u0 P8 f' @  
  
却说妩婧、妩媆与那逍遥王一夜欢爱，容易天明，不觉金鸡三唱，又是早朝时辰。早起俱换了朝服，逍遥王与二女自有事去了。正是：& A7 \_( z: @7 Z5 Z  
$ E+ y# j, I+ E" c: C# H( @  
濯罢兰阳云欲飘，横担膝上束绞绡。  
香烟一夜鸾衾下，唤醒郎君去早朝。  
  
却羡煞了飞龙女，急煞了妩箜儿，一整日心中颠颠倒倒，胡思乱想，心旌摇摇，淫情汲汲；却又自怨自叹道：“我这念头差了，眼见父母亲族大仇尚未报得，却怎常想起这等事来？”虽想着沉心息虑，到底心中不能熨帖安稳，竟仿佛时时刻刻的有个要事在心上似的。  
  
正在彷徨之际，眼见已到酉刻，忽有紫气冲天，掩了夕照，几乎对面不见人影。侍女报道：“昨日随侍大王的那个娘娘又来了。”妩箜听得，忙忙梳妆打扮，出门一见，却是妩媆，连忙恭迎，口称师姊。  
" H/ P$ i  m# C# k' N4 O  
妩媆笑道：“你我姊妹之间，何须客气？距此西北百里有一处特起的峰峦，名曰接天顶，其高千仞。大师姊与我等因其虚有盛名，竟在峰头之上，创起一座层台，不啻空中楼阁。今日落成，正想请师妹一览奇景，便作长夜之饮可也。”  
  
妩箜大喜。二女遂驾云飞至接天顶，早见青黑气中，重重迭迭，尽是奇峰怪石，当中一座嶙峋孤峰，直插天际，峭壁之巅上修起一座紫金殿阁，碧玉楼台，玳瑁为瓦，珍珠为幕，奇瑰闳丽，不可名状。阁中有匾额曰“冠清”，是言高出于太清、玉清的意思。妩箜见了，啧啧称奇。# K9 Y/ Z  v% Z9 F  
  
妩婧出迎，见妩箜落下云头，在宝石砌的盘龙街上，左脚滑了一滑。妩婧笑说：“师妹既皈了魔道，怎的来到此地，这样立脚不牢？”  
4 |9 Q) K6 n/ x, P1 v3 L  
妩箜笑道：“若滑跌了，好歹赖着师姊医治哩。”  
  
三女便携着手，直至阁内坐下。只见几个魔女，都捧着九彩火玉五色水晶盘子，盛着肴馔，送到阁上。请问魔女是恁么姓名？却就是史鉴上所载妲己、褒姒、飞燕、合德之类。这是何故？只因他所修的福分甚大，生前虽极造孽，死后原归魔道，若再出世，仍得为后为妃，只是淫根终不得改的。那盘中肴馔，不过是龙肝、凤髓、豹胎、猩唇诸品。唯酒更为特异，其名曰“若木精华”，又名“扶桑露”，竟在扶桑花房内酿成的。那花朵有椰瓢般大。妩婧亲取两朵，将指甲轻轻挑开，款款的倾向八宝玻璃盏内，异香发越，透彻琼霄，递将过来。妩箜饮一口，赞道：“只这酒就强似天上。”2 t/ A8 S" H4 v: z1 e" @3 j0 m( h  
8 }; w  Y: q8 K# n9 X  }6 ?" w. ~' p% j  
当下妩箜见正阁左、右两壁厢都安着水晶玻璃镜，光明泠彻，前列着殊花奇草；后面设有十二迭步障，空蒙宵霭，似有若无。妩箜道：“我闻六朝宋主设一屏风于殿上，表里洞然。呼百官示之，皆对曰无，但以手摸之，略有微碍，较之此屏，恐亦不相上下。”0 r: x! V, Z. f  
  
妩婧道：“此乃鲛人口吐之丝，神女所织，掬之不盈一握，真乃希世之宝。”. @0 k8 C. {4 v; I  
  
妩箜道：“妙是妙极了，尚少一部希奇的音乐来配他。”  
0 x& ~3 r7 E3 M0 z  
妩婧道：“有，有！若要音乐，还有个屏风。”9 Q; b8 c& G4 N4 i% D2 n% u; I% o  
  
妩媆道：“大师姊来献宝了！我知道大王有架天乐屏风，原是那隋炀帝的。”  
  
妩箜接着问道：“可就是水晶屏风上雕刻的三十六个美女，灯前月下，一个个会走下来歌舞奏乐的么？”妩媆道：“是也。当下便遣侍女去借了来耍子。”7 N. y1 q" @& w% X5 `, F6 D9 b  
" k4 A2 P$ r) W' }4 \_! H" B3 M  
不一时，已经借到，遂命侍女移下鲛丝步障，摆开天乐屏风。时正黄昏，阁中四十九颗明珠，周围悬挂，照耀与白日天异。只见屏上走下十二个美人来，皆是汉宫妆束，歌的歌，弹的弹，吹的吹。其声靡靡，其韵扬扬。正不知为何曲。歌毕，一齐上屏。却又走下十二个来，举袂扬裙，分行齐舞，或如垂手，或若招腰，或有类乎霓裳。左右上下，或正或侧，或疾或徐，其态摇摇，其势翻翻，亦莫辨其为何舞。舞毕，也上屏去了。却又走下十二个来奏乐，乐器是笙、箫、筝、笛、琴、瑟、琵琶、云锣，响板，其始悠扬，其阕萧飒，不似钧天，不是雪璈，亦非天魔之乐。三女皆凝神相看。6 K) [$ p% F# F" i+ N$ s, r  
1 R5 e- p7 W8 g" A  N\* D, p\* C  
妩媆笑道：“我虽不能知此，大概是淫声，不知小师妹亦奚以为？”! l5 Y4 F; ]- i+ j4 B/ s& J& O7 h  
$ J7 G  \_3 F/ H\* [" B/ [( Y1 P' C  
妩婧道：“妖仙不怕淫，有何妨碍？”  
# o- o+ \, i' t\* c6 F  
妩箜道：“大概已领略，撤之可也。”乃命将屏折转。$ ^  D8 c4 s8 p: e& u+ L  
  
妩媆努嘴道：“如此，则寂寞了！何以侑觞？”  
  
妩箜道：“前些日子小妹在龙宫故居得一宝物，师姊若不嫌弃，小妹愿献丑一回，献舞作乐如何？”妩婧、妩媆均点头称是。: Y" f" S. e# M4 h6 w9 D  
  
妩箜便取出锦匣，口诵真言，喊一声： “开！”便有一道银光从匣内冲起，照得满洞通明，原来便是那玉火钳。妩箜取钳在手，此前便觉得此宝贝运转随心，近来又得了逍遥王传授本领，功力大进。随手挥撒，剑气有如星辉缤纷电闪；脚下挪移，身姿彷佛蝴蝶飘逸轻扬；但见白芒闪映，银光凛凛，闪瞬变幻，奇异眩目，端的是夭矫灵动，婉约翩鸿。妩婧、妩媆一起喝彩不迭，道：“人是绝代风华，宝是先天灵宝，真乃双绝！”9 j# Z2 J3 ?, ?\* P  
  
有一首五律单表那玉火钳，道是：3 a2 c( d. h# R, {  
  J& E6 ~2 x+ C$ a\* c  
雪玉妙巧成，堪握珠光明。  
冰肌瑕不染，炎性化虚情。  
圆润如宝月，束彩护焰灵。' f( S+ L: s6 H% X+ t  
舞动飞星烁，化虚展威能。2 z4 }9 F) w+ M; B7 p  
  
妩婧嘻嘻笑道：“我也有师尊传我的一个宝贝。师妹请过目。”遂从口中吐出一连环圈。此圈两个，色泽嫣红，左右翻覆如太极一般，扣就阴阳连环双锁，名曰“百骸酥”，此宝有叮当之声，耳听眼见，浑身四肢百骸骨懈筋酥，手足齐软。  
1 `7 c2 ]+ \: u1 G2 |  t; z  
有道是：  Q/ Q6 w! m0 S5 G7 d- c4 ^2 w. M; Y  
炼他时，工夫到，能护身，无价宝。月色浸，日光照，清风吹，仙露泡，也非金，也非银，也非铜，也非铁，这本是狐狸腹内生产的灵苗。炮制他，费材料：龙脑香，灵芝草，牛中黄，犬中宝，虎豹筋，麟凤爪，蝎子须，长虫脚，用那文武火炼慢慢的熬。押甲子，轮回妙，合天机，通神道，取阴阳，二气调，六十年来才炼一遭。炼成了，颜色娇，或能大，或能小，大如满月，小似胡椒，应吐纳，任意招，真是血帖一般有万丈光毫。这便是妖仙精怪的防身物，就把那凡人弄到腰软骨酥往后倒。  
, \_8 k9 U+ l  s6 e( ]3 c  
妩箜听了惊道：“这宝贝有用的紧，大可以偷营劫寨，小可以钻穴逾墙。”  
  
妩婧笑道：“我之宝贝，比起二妹来可又大为不如了。请二妹显个神通。”  
+ P/ \_6 @1 ]. @+ Q- W' Y$ R  
妩媆也不推辞，从身后取出一物来，迎风一摇，竟变成个三股托天叉，手指东北一峰说：“此峰高出天界，何不一登，留个胜迹？”妩婧笑道：“此峰尖尖矗矗，棱棱层层的，是要人坐立不得。”妩媆道：“不妨。” 就把三股托天叉向着那山峰掷去，端端正正，在峰顶劈下，裂开两半；又飞上劈裂峰头，说声“去”，向石峰内钻入，一时竟无影无踪了。无多时，竟又从阁子地下钻出来，拍着手呵呵大笑。  
( r\* ^8 I% V9 ~9 V\* E- H  
妩箜惊讶不已，道：“不料师姊竟有地行的本事！”  
5 f0 J6 R1 P6 I7 \_& K  
妩婧笑道：“他是土石之精，自然有此本领。不妨赞一赞他的兵器。”  
1 q% j( J: w\* x7 i8 f7 `  
妩媆道：“我也有诗一首，道这兵器。正是：% M! \! f\* A4 ^1 C  
  
千锤万锻降凡尘，尖明鐏利嵌宝珍。  
锋棱一朝满乾坤，尽诛天下负心人！”/ l4 D0 P4 ^9 ]! V! w\* h; B  
\* Z# O8 I4 R2 \_/ N$ b  
妩箜惊问道：“此诗杀气凛然，不知二姊为何如此激愤？”  
: r" \_\* d' n3 ~  
妩媆叹道：“妹妹不知。我前生俗姓是柳，乃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。如何到得此处？其中有一番曲折。”遂把故事和盘托出。  
) r. \0 ~  a) p2 T  p  
诸位看官，前回书曾说到：那猪八戒的阴魂到了地府，被丝丝判罚偿还淫债，着他转世投胎，到当朝柳太师家的夫人为女，名唤柳翠云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倏忽这柳翠云长成一十六岁，生的真个标致，有《混江龙》词为证：  
  
风姿毓秀，那里个金屋堪收？点樱桃小口，横秋水双眸。若不是昨夜晴开新月皎，怎能得今朝肠断小梁州。芳芬绰约蕙兰俦，香飘雅丽芙蓉袖，两下里心猿都被月引花。  
  
然则这柳翠云行径却全然不似那大家闺秀，平日里色胆如天，专喜好勾引和尚，见了和尚风流俊俏，小鬼头儿春心便大动了。  
7 J8 \1 l' J+ B( Z9 \$ b  
一日到那庙里上香，那柳翠云乔素梳妆，来到法坛上，执着手炉，拈香礼佛。这一堂和尚见了柳家小姐这等模样，都七颠八倒起来。但见：. E  a& e+ z7 `( u! k% n  
  
班首轻狂，念佛号不知颠倒；阇黎没乱，诵真言岂顾高低。烧香行者，推倒花瓶；秉烛头陀，错拿香盒。动铙的望空便撇，打钹的落地不知。敲铦子的软做一团，击响磬的酥做一块。满堂喧哄，绕席纵横。藏主心忙，击鼓错敲了徒弟手；维那眼乱，磬槌打破了老僧头。十年苦行一时休，万个金刚降不住。/ W! a5 A9 y& r! {  
: H\* S8 D, ^, T$ C3 F: H1 y$ c% V  
那众僧都在法坛上看见了这女子，自不觉都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，一时间愚迷了佛性禅心，拴不定心猿意马。偏有个胆大的英俊小僧，与这柳氏眉来眼去，以目送情。那柳氏回府，倒是日夜思想。厚贿侍婢，反去问那主持方丈，教他说这小僧人的详细。侍婢便悄地勾引这小僧，从后门进来。人不知，鬼不觉，与那柳翠云勾搭。  
& B. W4 }- T! |) D  Z0 n

#### 本帖隐藏的内容

光阴荏苒，过了三月。正是乐极生悲。小和尚一日在太师府内吃得烂醉如泥，回寺后露出马脚，遂将此事彰扬开去，不免吹在柳太师耳朵里。柳太师羞恼成怒，遂暗地吩咐主持方丈，把那小和尚一顿禅杖打得晕迷，抬到后面院子里，一把火烧了；又从速选了个功臣之子，姓徐，乃是七品校尉，把柳翠云草草许配给他，择日迎娶成亲。; l  m+ a\* Q" z. g) e/ G  
' ?\* I4 X0 H- H4 e& V9 T  
那时府中上下人等，谁不知道柳翠云这件勾当，私下里都纷纷扬扬的说开去。那徐校尉也不是个呆人，也有两只耳朵，新婚之夜察觉妻子不是处子，便知道流言是实，心下暗恨，却又忌讳着柳太师的势力，不敢发作，遂盘算着在来日找个不容推托的由头，把妻子休了，以免贻丑于家门。  
  
谁曾想这柳翠云出嫁之后，转了性子，一改前非，上侍翁姑，下理家政，井井有条，再不曾有半点偷情逾轨之举，亲戚无不称羡，只不曾有孩子而已。那徐校尉一腔怨毒，却也挑不出瑕疵来，休妻之事只能暂且不提。4 `7 ?8 f. Y$ U% C# s  
  
一过三年，那柳太师已是痰病大发，撒手人寰了。却又恰逢一件巧事，原来这国来个妖僧，法号谛空，这妖僧能呼风唤雨，点石成金，又修得一身本领，刀枪不入，入水不溺，入火不焚。有好事者曾拿那吹毛断发的宝刀往他头上剁了十几下，那光头上连道白印都没有。他有意显露本事，又曾浮在空中，叫人拿强弓硬弩射他，成百上千利箭射来，他周身连根毛发都未损，有那不信邪的，暗暗将猪羊二血，马尿，大蒜，蘸在箭头上射去，射到和尚身上，和尚呵呵一笑，只作无事。京城百姓哄动，都称他为活佛菩萨，每日里听他讲经说法的不下千数。又有官宦推举他进宫，面见皇帝，那皇帝原是有病的，吃了他献的丹药，便觉得身轻病退，心里大悦，便封他做国师。那官员都是趋炎附势的，见皇帝宠信他，一时间与国师勾连一气的，也不知有多少。那和尚一发胡作非为起来，大修佛寺，金妆佛像，也不知坑害了多少百姓。+ c0 ]" R8 T$ a# A0 ~9 J- S& v5 }  
  
却又有几个忠君的义士，懂事的忠臣，眼见得妖僧得势，知道社稷有累卵之危，生灵有倒悬之急，遂冒死上奏皇帝。那皇帝也渐渐觉得不妥，眼见这国师屡屡进药，却不能除去病根，吃药就见轻，不吃就见重，寻思这和尚拿捏住自己，便与几个忠臣商量着要除这妖僧，却苦于他有护身邪法，又怕一击不成，打草惊蛇，竟然一筹莫展。  
3 ?+ [, c\* V6 ~4 w% D  
那徐校尉是功臣之后，有缘得知机密，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。夜间到家，请妻子于坐，叩头便拜。柳翠云惊伏于地曰：“夫君何故如此？”徐校尉曰：“你可怜可怜天下生灵！”柳翠云忙问缘故。徐校尉跪而言道：“国家万民有大难，非你不能救也。现今国都内有一妖僧，蛊惑人心，害民无数，又有防身妖法，极难除去。我有一计，只需如此如此，定除妖僧，重扶社稷，皆是你的功劳，不知道你意下如何？”2 e1 P" t, ?) n! \_' I6 p. ^  B( Y  
8 R% r4 a# n$ q  
柳翠云听了夫君计策，心下犯难。徐校尉见状，泪如泉涌。柳翠云心下不忍，只得允诺了。  
- z! j: w$ F5 M3 X& H$ Z  
次日，徐校尉便将家藏明珠数十颗，造了座玉石珍珠佛，连一串奇楠香木的念珠，使人密送给国师。国师得了宝物心喜，数日后亲自到徐校尉府上道谢。徐校尉预备嘉肴美馔；候国师至，亲自出门迎迓，跪拜顿首，接入后堂，延之上坐。国师大喜。徐校尉殷勤敬酒，口称国师之德不绝。国师大笑畅饮。酒至半酣，那柳翠云便打扮得花团锦簇，上来劝酒。  
\* `# t" Q. L4 f  
国师看那柳翠云娇小玲珑，两个双眼睛箍儿含着一汪秋水，真是个天生尤物，似笑佯羞的一种闺阁风度，亦自撩人。国师那两个眼珠便止不住地在柳翠云身上转，竟有个恋恋不舍的意思。柳翠云拿出看家本领，与和尚问长问短的，亲热异常，又取过国师的酒杯，亲自斟了一杯酒，玉手纤纤的送到国师手里。国师满心欢喜，一饮而干。柳翠云接了过来，又斟了一杯送去，隐隐有个成双的意思，这位妇人真是天生的解人，那国师更加欢畅。大家谈谈笑笑，虽皆初见，倒也无拘无束，男女杂坐，履鞋交错，当此之时，一石亦不醉了。饮酒到深夜，国师起身告辞，次日叫匠人打了一枝嵌珠软镶的压发玉枝、金兜索子一副、金镯一对、玻璃翠的耳环一对，平金扇套子一个，系了一个交颈鸳鸯的玉扇坠儿，派人送给柳翠云。傍晚又到徐校尉家吃酒。那徐校尉看在眼里，心中明白已经入港了，表面只做不知。  
  
一连数日，国师只到徐校尉家来。这一晚酒到半酣处，徐校尉趁势说道：“今夜正该我轮值去宫中宿卫，我就先去罢，国师请自便。”就站起身来到房里取了披挂和宝剑，出来又向国师致歉，就匆匆的走了出去。7 @/ S' \_1 y/ d& F- J  
( w& \_  w( |) `/ A1 P6 `, \_1 A  
这里柳翠云见夫君离去，更加开怀畅饮，吃得个杏眼如饧，桃腮欲滴。那国师眼见无碍眼之人，心花怒放，正好也有了六七分酒意，有一杯酒是柳翠云猜酒令输的不肯吃，国师竟跑到他座儿上，挨着他坐下来，搂着他的粉颈要灌。那柳翠云趁势把那身躯望国师身上一贴，粉脸望国师怀里一偎，迷迷糊糊的说道：“我实在吃不得了，任你拿我怎样罢？你定要把我灌醉了做甚么呢？”2 y5 J. j; [& [# m. q) U  
  
这柳翠云靠在国师怀里，云鬓全散，娇肢半躺，闹了一回不觉酒涌上来，国师连忙把他娇躯放开些儿，一手托着额角，一手搂着纤腰，把柳翠云弄躺到房里。柳翠云已是骨软如绵，任人播弄。各侍女们知趣，早就抽身走开。国师看柳翠云醉到这个样子，连忙跑到床上，先替他宽了外衣，卸了簪饵，褪了莲钩，然后替他把上下里衣一齐解脱，拿了床薄棉和合鸳鸯被，替他轻轻的盖好。这柳翠云真如吃了醉仙丹的光景，双眸紧闭，百体皆情。那国师把持不住，便向床前卸衣解带，共枕欢娱。柳翠云吃了一惊，一下子坐起来，酒都醒了。国师悄然道：“不要怕，待日后我送你一场富贵。”那柳翠云想起夫君定计，也就随他播弄。  
  N  x2 M0 C3 k# r0 c4 M  
正是：  
不顾如来法教，难遵佛祖遗言。一个为国献身，管甚丈夫利害；一个淫心荡漾，从他长老埋冤。这个气喘声嘶，却似牛齁柳影；那一个言娇语涩，浑如莺啭花间。一个耳边诉雨意云情，一个枕上说山盟海誓。校尉房里，翻为快活道场；拔步床上，反作极乐世界。可惜菩提甘露水，一朝倾在巧云中。  
) z" j! N+ A- Q& E5 c( }+ f  
国师意兴勃发，遂搂柳翠云覆其腹上，重投玉茎于牝，柳翠云不能拒，任他耸身抽拽，已而汁液淋淋，往来声滋不绝。柳翠云熟痒畅美，声颤气促，举腰迎生，热腾不已，国师伸彻至首，复送至根，拥拽百馀度，精始大泄如注。  
( B( P  T( T. {2 J6 @1 L  
正当此时，徐校尉手持利剑，推窗突入，二人裸体，毫无遮蔽，挥刃劈下，恰中国师脖颈，刷地一下，一颗斗大的光头落地，血如飞瀑。柳翠云惊怖大呼。7 X/ w  Y/ g$ c  
7 G5 T( R5 K7 K1 c; D/ o( \_  
徐校尉冷笑道：“我猜的不假，这妖僧不过仗着一口真气护身而已。情欲一发，乐不自禁，真气便散了。”  
0 Y# [/ @# \% V' m7 ?+ a9 `' B' e  
柳翠云见丈夫前来，流泪上前，急欲倾诉，却不料丈夫用剑指着自己道：“妖僧虽死，但你与他通奸，依国家法度，也不能活。饶你一剑，你速速投缳罢了。”% N- A2 R1 q7 S0 T6 \_. E  
8 s% |$ v+ |, N0 h3 G$ f  
柳翠云一听之下，悲火烧心，五内俱焚，胸中冤气扼塞，如坠冰窟。徐校尉挺剑上前，又道：“速速自死，否则便一剑斩了！”3 c( \" A! e' r  \_6 e" |  
: W; a+ A0 M0 Y. Y# w  s$ @: y  
柳翠云情知不免，拭去眼泪，道一句“你好狠毒！”遂掩门自缢。徐校尉将两尸系作一束，乘夜抛入城外湖水中，自以为神鬼不觉。# {& ]- u3 t! Q) N9 o6 T  
  
却不料这天地间有一股戾气作怪。次日，两尸竟然一同浮出水面，被打渔船发现，实时捞起，将两尸解开，公开示众。柳翠云之尸仰卧船头，无寸丝片缕相掩盖。湖上渔民围过来，争着用篙子抵其阴户。这湖岸百姓人挤人，都来围观，观众岂止千万。忽然空中骤起疾风迅雷，将柳翠云尸骸，从空卷去，不知去向。传来传去，一城百姓都轰动了。  
  
那徐校尉虽然遂了奸计，按律法不当有罪，这人命官司也打了一年，却也家产几乎荡尽，父母也气病死了，又苦于京城百姓闲话，遂搬回老家居住，当个知寨，又寻思着找个续弦。这周遭官宦百姓谁不知道他家丑事，竟无人愿将女儿嫁他。他终日无事，只得饮酒使用，任情作乐。, N4 e5 f8 J8 x! j$ ^8 b  
  
一日，徐知寨吃得烂醉如泥，过赤山衙，忽然见酒店中一个四十余岁妇人，坐在柜身子里，叫声道：“徐官长，多时不见！”  
  
徐知寨醉中抬起头来一看，认得是旧日邻舍彭七娘，便作揖道：“彭七娘，十几年不见，却原来搬在这里开酒店。”/ B/ k8 e8 V1 A2 y7 c6 p+ J2 t6 g, X  
  
彭七娘道：“便是，一向搬来在此处，连旧日邻舍通不知道。徐官长，你为何在此？”0 R' F" X- Z9 @0 t\* N& v. a' O  
  
徐知寨醉眼朦胧的答应道：“在京城住得烦躁，回家将息。彭七娘，你之前到哪里去了？”" m7 x' T) M7 N6 ~  
\* k\* C7 J" b" v4 W1 o. n  
彭七娘嘻嘻的笑道：“也只是离了此地，到那巴子别都走了一遭。徐官长历年来发身发迹，长的堂堂仪表，连老身通不认得了。”  
  
两个闲言碎语，说了半日。彭七娘问道：“你可曾娶过娘子？”  
4 |7 A# {: Q1 ]\* p: `  
徐知寨道：“娶过一个妻，后来死了。”  
\* N# \_7 z6 o3 b\* E3 E. e9 \; z  
彭七娘大笑道：“男子不娶妻，可也不成个家。况且你是官身，怎生把人取笑做光棍不成？老身有个黄花女儿，也不十分粗丑，徐官长你若不弃，我将来配你可好么？”  
  
徐知寨连声道好。彭七娘就叫女儿出来相见，只见斑竹帘儿里走出那个花枝般女儿来。徐知寨不见时便休，一但见了：  
  
头顶上飘散了三魂，脚底下荡尽了七魄。  
  
话说那女儿从斑竹帘儿里袅袅婷婷走将出来，向徐知寨面前深深道个万福。徐知寨已是八分魂消，向他身上下打一看时，更自不同。但见：  
  
淡白梨花面，轻盈杨柳腰。  
两眉侵翠润，双鬓入云娇。  
窄窄金莲小，尖尖玉笋妖。$ s4 b% M2 k, J4 z  
风流腰下穴，难画亦难描。  n\* m% z  g& I. X5 T\* r  
  
徐知寨看了这般一个出色女子，把那笑脸儿便飞到三十三天之上，连酒醉也都醒，就吃橄榄汤也没这般灵应。便对彭七娘深深唱喏道：“谢老娘作成小子，你今日便是俺的嫡亲丈母也，休的掯勒！”' f, [1 }, y, V  
/ \_/ r; p1 S: ^' d% f0 F0 l/ |' u  
彭七娘道：“休说这话！我将女儿嫁你，连老身日后有靠，怎说‘掯勒’二字。如今结了亲，便是邻上加邻、亲上加亲也。”" \7 S0 d5 ~8 `$ e+ k8 i  
  
徐知寨道：“俺便择吉行聘，先告过上官给假成亲。”说罢，谢了岳母便去。那女子以目留情，甚有不舍之意。徐校尉弄得魂出颠倒。走到家里取些金银首饰出来，选个吉日，立出自己队里一个媒人，行了聘礼，在本官处告了几日假，到彭家酒店里结起花烛，拜堂成亲。  
  
邻里的都来吃喜酒庆贺，看徐知寨娘子果是生得绝世无双，满堂中没个不喝声彩道：“好对夫妻！”大家吃得烂醉如泥而散。这夜徐知寨好生欢喜。  
4 H4 M8 H, ?4 x  z  m: R' ^  
软苗条的女娘，款款柔柔；骨崚嶒的汉子，长长大大。弯弓插箭，直透红心；对垒麾戈，尽染血迹。长枪鼓勇，那怕他铁壁铜墙；铳炮争强，一任彼草深水灌。几番鏖战，何愁娘子之军；一味攻坚，方显英雄之汉。  
. `& u\* ?0 O; c3 o% m/ [  
这一夜徐知寨见妻子是个黄花处子，倍加喜欢，直弄得骨软筋麻，死心塌地在这妇人身上。清早起来，便作谢岳母之恩，一连在岳母家过了几日。假日已满，遂将娘子搬到自己营寨中居住，出门之时，岳母又再三吩咐道：“好生看我女儿！”徐知寨喏喏连声道：“这是小人自己身上的事，休得记念。”说罢，携了娘子自到寨中居住。夫妻且是相敬厮爱，百依百随，徐知寨欢喜不胜。! D/ ?7 u# Y3 h& I9 R- }- u  
. o- F2 L: ^2 Y5 z  
满了月余，徐知寨夜夜在娘子身上下功夫，不觉神思困倦，气喘吁吁。这一日，有个上官唤作杨都督，亲自到寨中踏勘。走到徐知寨门前，那时徐知寨已自去操演了，这徐知寨新娶的娘子正在那里洗锅，把锅子中的水泼将出来，可可的溅了杨都督一身龌龊水。杨都督大怒，问是什么人的妻子，左右随从人禀道：“是徐知寨的妻子。”杨都督道：“徐知寨怎生有这个妻子，可是旧日的，可是新娶？”左右禀道：“正是新娶的，一月余了。”杨都督疑心，就走进徐知寨房中来看这个妇人。杨都督不见时便罢，一见见了，吃那一惊不小，急忙退步出来，悄悄吩咐左右道：“徐知寨操演回来，不要许他到家里去，可速押来见我。”众军都道徐知寨的娘子泼水污了本官衣服，本官恼怒，要将徐知寨来责治了。  
  j% f0 M: \. r9 Q" ]! Q- T! G\* q  
看官有所不知，原来杨都督未从军前，曾是茅山道士，法名道元，有一身奇异的本事：; L% ]1 W7 h4 R0 E3 S  
  
善识天下怪，能除世间妖，  
行持五雷法，魔鬼一时消。' U) M. @+ Q# b! ^8 J4 }  
  
话说杨都督行持太乙天心五雷正法，善能驱神遣将，捉鬼降妖，曾以符水鸱枭眼目洗眼，炼就一双神眼，那鬼怪到他面前，他便识得。因此见了徐知寨的妻子一团黑气遮着，所以突然吃那一惊不小。众军领都督之命，见徐知寨操演回来，不容他到家，径自押来见都督。  
8 v/ c( F$ z, s% H& \( z  
杨都督赶开了众军，问徐知寨道：“你可曾做什么负心的事么？”徐知寨道：“下官并没有什么负心事。”杨都督道：“你休得胡赖！我看你有冤魂缠身，你瞒得他人，瞒不得我。快快实说，俺还有救你之处。若再迟延，薄命休矣。”说罢，徐知寨大惊，浑身冷汗。果是：& t' n6 e1 O6 \_\* h$ I# l) o  
" I: Y$ W6 Y/ k) ^0 y$ c  
日间不干亏心事，半夜敲门不吃惊。( \9 W4 s/ @, e7 q7 h0 Y1 @  
  
徐知寨被上官说着海底眼，怎生躲闪？只得把前前后后谋死妇人之事说了一遍。杨都督道：“是了。今你新娶的妻子并不是人，就是之前你谋害的死鬼。如今你的精神尚强，他未便下手，待吸尽汝之精气，他便取你性命。”$ H& \_, t% ~0 H\* J\* Y  
  
徐知寨方才省得：彭七娘已死了六七年，如何还活着，有女儿嫁我？都是一群死鬼！竟捉身不住抖将起来，连三十二个牙齿都捉对儿厮打，就像发疟疾病的一般，话也格格的说不出，磕头道：“怎生救得下官性命？”- r# E7 j9 ^8 ~# o. \  
  
杨都督道：“邪魔妖鬼可以驱遣，这是冤鬼，一命须填一命，怎生救解？”徐知寨只是再三磕头求救。杨都督焚起一炉香，提起笔来行五雷正法，默运元神，口中念念有词，书符一道，付与徐知寨道：“如今回去不可泄漏，照依如常。待这妇人睡后，将这道符黏在妇人额上，便见分晓。”- j% d; w. i  }- a9 e8 G! u  
  
徐知寨领了这符回去，进得门，好生恐怕，不住战兢兢的抖个不住。\* D6 Z6 m9 i4 }/ d4 n7 B  
  
妻子道：“你怎生如此？”徐知寨假意道：“冒了寒。”只得勉强支吾，与他一同饮食。待这妇人先上床睡了，急急将符来黏在额上，就地起一阵狂风，风过处显出一尊神道，却是伏虎赵玄坛，手执钢鞭，驱这妇人起来。妇人突然大叫道：“赵元帅，我奉西天逍遥王法旨，来报此冤仇，你来也是没用的！”但见尸长丈余，舌头吐出，直垂至地，阴风冷冷，黑气漫漫，忽然不见。' y1 k) \_0 z- t6 z! G  
  
徐知寨即时惊倒在地。一边杨都督已知就理，着几个军兵搀扶他到点名厅上，令人守住。次日徐知寨方才苏醒，只是痴呆懵懂，口发谵语。杨都督着人到赤山彭家酒店看视，早已连酒店通不见了，众军吃了一惊。  
: Y3 \) }) A/ G  \_% Y  
又一日夜间，徐知寨又见那妇人尸长丈余，舌头吐出，直垂至地，徐知寨大叫一声，蓦然倒地。众军速去请杨都督。那杨都督披发仗剑，布罡斗，行玄术，念表章，发符水，良久无效，遂叹道：“获罪于天，无所祷也。那女子已然非鬼，得那邪神相助，已成妖仙。我法力尽矣，救不得也！”徐知寨浑身痛如刀割，直嚎啕了三日方才气绝。; ^# [, K& E1 C! A  
% u$ ]" R1 R! m/ a% X0 |" N, S  
看官你道是何故？却原来是那柳翠云死后，一股怨魂不散，杳杳冥冥，飘飘荡荡，早被那西天逍遥王拘住，收为弟子，改名妩媆。那妩媆之魂一心只要复仇。1 f4 n- J  A% O: E\* w  ?  
  
逍遥王道：“你要复仇，也当有些形声，获些法力。那梁州城邑有二山，巍然对峙，一曰仙童，一曰妙女。妙女山五年一发水，夹流红砂，如桃花癸水，此山乳峰阴阜皆备。细草春香，小洞幽邃，涓涓流水，每日汩汩而出。五年一经泛，二十年一交合。合则两山之水，皆汇作五七日之泛滥，城遂浸入淫水中。城中人料定此事，定时皆徙于山，供奉香火，水退才回，习俗使然。今年又是妙女山发水之日，我将你魂灵化为此山之精，附身于山中，受其香火，一年之后，你自有复仇的本事。”9 Z& ~( U4 y- g7 x+ p3 y+ X1 b: k. ?  
: C" e5 X8 g8 B+ w/ b  
那妩媆之魂叩头称谢了，逍遥王遂布下法阵，将妩媆之魂附在妙女山中。这妙女山宛具人形。支峦蔓壑，如两腿平开，若美人横陈，惟妙惟肖，中有一泉，实为阴道，路边行人争投石其中，浪词亵语，徘笑万端，邑之士女饮此泉水者，淫乱性成。妩媆起先默默承受，天长日久，竟也自得其乐。有一新来县官，精于勘舆之术，登此妙女山一观，大摇其头，下令以石杵塞其泉眼，不曾想惹怒了妩媆之魂，满城妇女腹部膨脝，三天不能小遗。县官无法，只能设下香火，又命人凿去石杵，方才得安。一年过去，到了两山发水之日，汪洋一片，却不为民害。妩媆之魂又受了许多香火，遂去复了仇，随后径直带那仇人之魂来见那逍遥王。  
# R/ e# H5 H/ p. e+ V6 P, {  
逍遥王见了妩媆带徐知寨之魂前来，皱眉道：“这等腌臜东西，你带来我处有甚用？没得污我耳目，你自处理罢了。”  
  
妩媆跪拜于地，道：“我有一绝妙法子处置他，但法力不够，愿师父开恩，助我一臂之力。”逍遥王听得有趣，便应允了。  
) F$ |9 z" Q3 \4 x" \_7 q0 i9 r  
逍遥王又道：“你总是阴魂，不好办事，也该有个形体。我这宫里有一面千年玉石琵琶，你便附在其上，化成人形。”  
  
逍遥王遂将一粒金丹，放於房中，法用先天，气运九转，分离龙坎虎，绰住妩媆魂魄，望玉石琵琶里一推，喝声：“妩媆不成人形，更待何时？”  
9 F1 g# ]4 y" W4 n% @& \_  
只听得响一声，跳起一个精光的女人来，这是妩媆的妖精化身。! D$ V- N! }/ f5 }9 \_  
  
逍遥王又道：“我再送你一件兵器，前日里那唐僧师徒路过西梁毒敌山琵琶洞，弄杀了蝎子精，我便将他那倒马毒桩，做个三股叉送你如何？”妩媆自是感恩不尽。+ \_9 Q6 v9 ]' q) b8 \_& e  
  
讲到此处，妩媆不禁长叹：“我重得了身躯后，一发明白世间险恶，男人都是该杀的。”说罢，竟流下泪来。2 M  G5 {1 S: F! D8 |3 w1 Y! s  
  
妩箜击掌道：“师姊所言不假，这世上实在是善人少，恶人多，该用魔道好好清理一番！”，又问道：“那负心人之魂师姊如何处置了？让他魂飞魄散永不超生？”9 B% O) [) b3 T" k' X4 l  
  
妩媆笑道：“那样便宜他了。师妹请看。”一手指向东南，若是凡夫目力，不过七八十里，如今妩箜等人皆练成法眼，如日月之照临河沙世界，虽千百里外秋毫不爽。妩箜但见一座城池，明月二分，春风十里，也无甚特异处，不禁纳闷。; N0 s9 h& N/ |+ x  ]" b  
3 {' F6 a7 I7 i) R8 Q9 \. ?+ j  
妩媆笑道：“师妹不知。此府城名为镇淮，北城关中有石琢女阴一具，嵌于女墙脚，距地约二尺许，其大如盆，细草茸茸掩覆其上，阴唇微张，丰满而有孔。行人过此，皆就溺于此。我请师尊将那负心人之魂附于其上，让他受罚永世，遗臭万年。那城南门桥下还有一尊石雕阳具，伟岸翘举，荇藻缠根上，半隐水底，恒有一石龟踞顶曝背。两门适相对，乃是厌胜之意。我也请师尊拘来那妖僧之魂附于其上，让他们两个永远遥相对望。”